

青少年版音乐家传记

贝多芬传

命运交响曲

〔法〕米歇尔·奥纳凯著 管筱明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Louis Van Beethoven



青少年版音乐家传记

贝多芬传

命运交响曲

(法) 米歇尔·奥纳凯 著 管筱明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Ludwig van Beethoven
ou
LA SYMPHONIE DU DESTIN
Michel Honaker.

©RAGEOT – ÉDITEUR – PARIS, 1996.

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
青 少 年 版 音 乐 家 传 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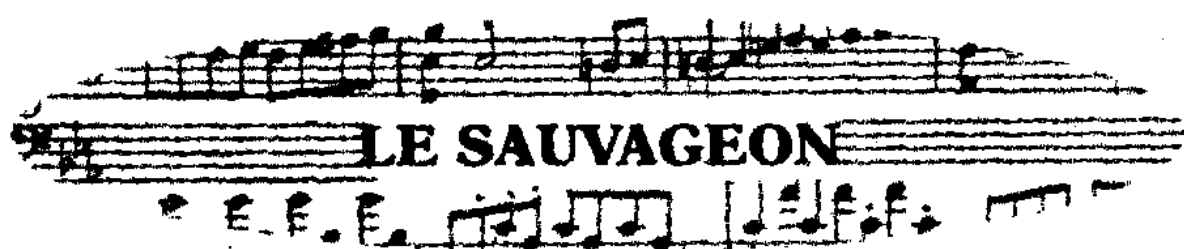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贝多芬传(命运交响曲)
作 者	(法)米歇尔·奥纳凯
译 者	管筱明
责任编辑	康曼敏
装帧设计	罗 丹
出版发行	湖南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(邮编:410006)
印 刷	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
开 本	787 × 1092 毫米 1/32
印 张	6
插 页	4
字 数	67 千字
版 次	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 - 5404 - 2429 - x/I·1817
定 价	10.5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野蛮孩子	1
老师与号衣	17
啊……莫扎特	37
弹丸与巧克力	55
“鼓起勇气，我的才华终将胜利”	76
赫利根斯塔特遗书	91
英雄交响曲	108
单 身	120
永远难忘的心上人	137
一个音符也不改	145
最后的挑战	163
小 传	182
斯时雷电交加，暴雨倾盆	185



野蛮孩子

1779 年 波恩

“停! 在这里停下!”

“怎么啦?”

“嘘! 嘘! 看在圣人的面上……听!”

“钟声!”

“不是! 白痴! 是莫扎特……”

“莫扎特? 呸……你喝醉了!”

在波恩贫民区波恩加斯一条弯弯曲





曲、灯光昏暗的街道上，两个落拓不羁的伙伴手挽着手，跌跌撞撞地走过来，他们一边高谈阔论，为了丁点小事就爆发出哈哈大笑，一边努力朝着应该选择的方向前行。那个年轻一点的，鼻子红红的家伙，已经立在那儿，屏息静气，侧耳倾听一阵了。从一座简朴的房子关闭的百叶窗里，传出珠玉一般清亮的羽管键琴的乐声。

“喏！我说对了吧？”微带醉意的伙伴得意地叫起来，一只手朝天上乱舞，“假如这不是莫扎特，就让魔鬼把我带走好了！我儿子只要能这样弹出三个音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！可那是个蠢东西，我费尽心血培养他，他却一个铜板也没有给我挣来！唉，人世间就数我最倒霉了！”

“哈哈！”托比亚·普费费大笑说，“他要是不出意外，也就是个赶场子的乐手而已。”

“你笑什么，醉鬼？”

“我笑，是因为弹琴的不是莫扎特，

除非你今晚把他请到家里来了。”

约翰恩·贝多芬惊讶地打量着自己的家门。

“什么？我就站在自己家门口？”

“好像是吧！”

“可是谁这样弹琴呢？”

他眨了眨眼睛，突然他那眼里闪过一道恍然大悟的光亮。

“哈！这一次，我可逮着他了，这个小坏蛋！”

约翰恩扔下酒友，一个劲地敲起门来。那酒友一高兴，膀胱就撑不住了，不得不对墙小解。听到敲门声，乐声戛然而止，接着又清楚地传来凳子倒地的声音。

“开门！”贝多芬老爸吼道，“快开门，不然，不管你是谁，都要尝尝皮鞭的滋味！”

过了几秒钟，门打开了一条缝。一个相当漂亮的瘦小女人提着一盏灯露出



头来，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情。

“别进来！留在外面，醒醒酒……”

约翰恩一把将她推开，冲进客厅，眼睛发狂似的四面张望。

“那骗子在哪儿？那坏蛋、无赖在哪儿？”

不用费力就可以发现一个小孩缩在碗柜的阴影里，被他这番吼叫吓坏了。他衣衫不整，脸上脏兮兮的，硬邦邦的头发贴在两颊，一个邈邈鬼的样子。

“路德维希！淘气鬼！强盗胚子！”

约翰恩朝小孩冲过去，抓住他一顿狠揍，直到打疼了手才停下。小孩双手抱头，好歹挡住了一些拳头，只是打击来得太猛烈，他最后还是倒在地上。他母亲大叫大喊，试图把约翰恩拖开。

“住手，你会打死他的！他才八岁哩！”

她把男人拖住，正好给孩子让出一个空子，让他逃走。

“好哇！”约翰恩继续大喊大叫，“你就

是这样骗我的！你愿意弹琴的时候，是知道怎样弹的，可是我给你上课的时候，你总是故意弹错。你给我回来，看我不揍死你！”

玛利亚·玛格达莱娜一番好言劝说，终于使狂怒的丈夫坐了下来。楼上，其他几个孩子都吓哭了。街上，被这番吵闹惊醒的邻居们都在抱怨。

“叫他们来吧，”约翰恩吼道，“只要他们愿意也挨顿揍！”

“够了！”玛利亚·玛格达莱娜央求道，“这样我们的烦恼就够多的啦。”

“这个路德维希……你知道，他只要肯吃苦，就会给我们带来财富的，他会成为新的莫扎特！我们会挣足面子，受人尊敬。可是他不愿好好地练。我筹备了那场音乐会，要把他介绍给城里的贵族们，可他偏偏不认真弹。他是故意的。他把曲子全弹错了！现在，再也没有人赏他东西了……”

“你在说胡话。你和平常一样，又喝醉了！”



“醉了！哼！托比亚！我的托比亚朋友！你来看看，我喝醉了吗？”

“醉得一塌糊涂！”那位酒友小声说。夫妻争吵的时候，他不肯卷进去，只顾在一旁寻喝的。

他拿起一把把酒壶往里瞅，终于找到了他要的宝贝东西。他拿来两只大杯子，满满地斟上酒，又拖来一把椅子，往上面一倒。于是玛利亚·玛格达莱娜明白，她还得忍受他们胡闹大半夜。

“你们要是乐意，就待在这儿吧。我要回房间睡觉了！”

丈夫想拉住她的手，被她挣脱了。她上楼安慰那些被吵闹吓坏的孩子。女佣一直在哄他们，可是没法让他们止哭。玛利亚·玛格达莱娜走进路德维希的房间，发现他在床上缩成一团。他没有哭。他轻轻地哼着刚才趁父亲不在弹的旋律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母亲抚摸着儿子的额头，说：

“孩子，原谅他吧。你知道他不是处在正常状态。从你这方面说，就不能做一点努力吗？你知道，他对你抱有很大希望。”

“他在旁边的时候，我不喜欢弹琴。”

“我认为那是为你好。他请托比亚先生教你，付钱给他，是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个好音乐家。说实在的，你也不随和。”

“我不想上课。托比亚的课，他的课，都不想上。”

路德维希把脸转向母亲。他小时患天花，脸上留了麻子，粗糙不平。他模样儿不漂亮，体形又不匀称，一身上下，或者言谈举止似乎都得不到人家的夸奖。当他不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他那两只黑眼睛就像两颗黑弹子，死死地盯着你，带着一种持久的固执的挑战神气。他一把搂住母亲的脖子，过了好一阵才同意松开，睡觉。

楼下，约翰恩与朋友大声聊天，不停地饮酒。



“……当时我就回答了我父亲老路易。喏，他的画像就挂在你后面……我对他说：‘别！你别拦我！我要娶这个厨子的女儿！’他就对我生了意见，发誓不参加我的婚礼。不过在我们家，一切问题总是迎刃而解！他还是来参加了，那老头子。不然，我是不会让他来看孙子的！他格外喜欢路德维希。孙子的音乐就是他教的。……孙子那副骡子脾气，也是他带出来的！”他有意提高嗓门，补上一句，“在我们贝多芬家，人人都是搞音乐的……是的……父亲传给儿子……儿子又传……”

托比亚喝干杯子里的酒，满不情愿地站起来。

“来吧！是上课的时刻了！”

“是啊。说得太对了。上课。可不能让人家说，我让你吃饱喝够，却什么也没得到。”

“你呀，去睡吧，别管我们的事。你要在这儿，小家伙肯定弹不好。”



“我保证，他照样会成为音乐家的。不当音乐家，他还希望当什么？一辈子都靠我来养吗？他以为选帝侯王爷开薪水给我，就是要养肥一个无用的儿子吗？”

路德维希挨了一顿狠揍，又怀着一肚子苦水，早已精疲力竭，此刻已昏昏欲睡，突然感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的肩头推了一把。他正准备保护头颅，忽然间认出了俯着身子的托比亚那只红鼻子。

“来吧，孩子，来……是上课的时刻了。”

“我不想上课。让我睡吧！”

“鬼孩子！你必须起来，不然你父亲就要拿棍子来劝你起来了。”

路德维希满不情愿地起了床，摸着墙壁下了楼。他害怕父亲在下面等他。其实他父亲退到厨房醒酒去了。孩子放了心，就来到琴前，爬到凳子上坐下。凳子矮了点，垫了几本书，摇摇晃晃很不稳。他尽心尽力地弹，只是手指像被绳子捆住了，



僵硬得很。

托比亚在他身边坐下。

“怎么，你还等什么？”

“我弹不好。人家一逼迫我，我就弹不好。”

“要是你还没有挨够拳头，我就去把你父亲叫醒……”

路德维希马上开始弹一段小旋律。托比亚摇晃着脑袋打拍子。

“重来，你很清楚，这个音你拖了！抬起腕，手臂别摇！”

“我手指痛！”

“你的痛叫做懒。用心点。”

“太难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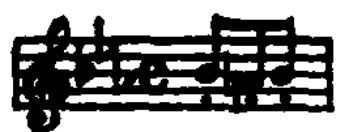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要好好弹，不许出错，不然……”

路德维希把怒气压在心底，用心弹起来。他觉察到这种苦刑不会持续很久。托比亚虽然做出了超人的努力，却没有用，他的眼皮越来越沉重。他的头耷拉下来，最后碰到了琴边。房间里响起了呼噜声。

从厨房里也传来了约翰恩的鼾声，与此相应和。

路德维希轻轻地溜下凳子，上楼睡觉去了。

“我不愿再弹琴，”他在努力让自己入睡时小声说道，“我不愿再挨打。我恨死了音乐！”



他母亲脸色是那样苍白，身体是那样衰弱，总是被家务劳动磨得精疲力竭，看到她这副模样，路德维希实在不忍心再给她增添更大的忧愁和烦恼，不然，他早就逃走了。他热爱母亲，因为母亲是他惟一的依靠，惟一的幸福。和她在一起，他不怕显露出柔情，不怕撒娇。而在别人面前，他要表现得格外坚强。他喜欢亲吻母亲，喜欢摸她的肚皮，看有没有新的娃娃要生。而她常常是怀了孕的。



早上，房子又恢复了平常的模样。女佣拍打着地毯。灶上的水煮沸了。路德维希走近弟弟们的摇篮，用他们的玩具逗了他们一会儿。他父母没有下楼。他把头探进微开的餐厅门，带着又厌恶又被吸引的神气看着羽管键琴。托比亚走了，但他还会来的。

“你上过课了？”

路德维希吓了一跳。他父亲就站在他后面，眼睛红红的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仍是一身酒气。

“上过了，父亲。只不过很难。”

“好啊！那你还磨蹭什么？我要听你弹哩……”

路德维希只好又坐到那可恨的乐器前。他故意拖延一些音符，磕磕绊绊地弹一些段落……约翰恩听得来了气，猛地把琴盖上，吓唬说要剪断他的指头。

“卑鄙的强盗！你的花招也玩够了。玩笑开得太久了。”

他一把揪住儿子的耳朵，蹬蹬蹬地跑上楼梯，一直跑到最高一层，推开阁楼门，把孩子往旧衣杂物堆中一推。

“你打定主意好好弹以后才准出去。”

钥匙在生锈的锁眼里转动一圈，门被锁上了。路德维希缩作一团，把眼泪和怒气往肚里吞。

“我绝不再学音乐了……”他大叫大嚷道，“我恨死了音乐！你可以杀死我……我绝不再弹琴了！”

他觉得孤单，被人抛弃了。他想跳进莱茵河……他举起两只肮脏的手擦着脸，在那里沮丧，失落了好一阵。阁楼里的黑暗让他感到压抑。他把身子往上引，一直攀到老虎窗，把脸贴在玻璃上……在邻家院子里，有一群小孩在玩耍。有一个孩子瞥见窗子后面他那张脏兮兮满是黑烟的脸，便告诉了其他孩子。于是所有孩子都朝他做鬼脸，一个个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路德维希滑到地板上，交抱着双臂，